

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随书附赠原著完整电影VCD

猎人笔记

A Hunter's Sketches

[俄] 屠格涅夫

中国致公出版社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猎人笔记

A Hunter's Sketches

[俄] 屠格涅夫

朱慧智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人笔记/(俄)屠格涅夫著;朱慧智译. -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2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1辑)

ISBN 7-80179-115-0

I. 猎… II. ①屠…②朱…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苏联-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苏联-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285 号

猎人笔记

译者:朱慧智

责任编辑:岳 珍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燕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53.75

字 数:6878千字

版 次: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册

ISBN 7-80179-115-0/I·001

定价:380.00元(全二十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一八一八至一八八三)是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母亲是严厉而残酷的地主。他从小就目睹了不可一世的母亲对农奴的种种迫害,由此对农奴制产生了深深的憎恶。屠格涅夫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去西欧学习过。一八四七年他与别林斯基结识,两人成为了亲密的朋友。与别林斯基的友谊对屠格涅夫一生都有重要的意义,他早期的社会观点和文艺观点基本上是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形成的。同年屠格涅夫又结识了法国女歌唱家波里娜·维亚尔多,并终生与她保持亲密联系,这也是他后来长期侨居国外的原因之一。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出版了《猎人笔记》,这使她成为了闻名全国的作家。此后,他又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揭开了俄国文学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也在西欧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屠格涅夫的一生,是反对农奴制的一生。他主张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一直是民主主义者的朋友,一八八三年他在巴黎逝世,根据遗言,他的遗体被运回祖国,葬在了别林斯基的墓旁。

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生涯从诗歌开始,以散文诗结束。然而使他蜚声文坛的却是散文作品,尤其是小说。他的文学活动经历了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漫长岁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尤其是在长篇小说中,迅速而敏锐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他的一系列小说被称为是一部完整的艺术编年史。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写了六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其中前四部尤为卓

越,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和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小说中他塑造了“多余人”形象、“新人”形象、优美的女性形象和平民知识分子形象。晚年时,屠格涅夫在病中陆续写下了八十多篇散文诗,这些散文诗体现了他在一生的创作中对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这部以描写俄罗斯人民诗意鲜明的短篇特写集进入了俄罗斯古典文学宝库,并在国外拥有众多的读者。作品以抒情的笔调,展示了作家力求阐发的农民天性的纯洁、人格的尊严以及人道主义的神圣和高贵的主题思想,对人民的热爱,对劳苦大众蕴藏的精神伟力、智慧和天才的赞美,使其作品具有睿智的思想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短篇小说集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的出现引起了各阶层人士对于在生活重压下呻吟流汗的广大农民的关注,并在农奴主的良心上重重地抽了一鞭子。整本书的框架结构和细腻出色的描写,表现出他对农奴制的愤慨和不满的情绪。作品的问世奠定了屠格涅夫向现实主义转变的基础,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才能。在伟大的文艺评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进步的文艺理论的影响下,随着屠格涅夫对社会生活观察的加深,饱含着对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广大农村贫困、落后愚昧刻骨的感受,他已明确了他心中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农奴制度,他以自己心灵的全部力量热爱着美好的、灾难深重的祖国和自己的人民。作家从事《猎人笔记》的创作年代,俄国正处于解放运动初期。在这深沉的思虑,浓黑的悲凉的压迫下,屠格涅夫宛如弥漫苍穹黑暗中的一颗巨星,对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命运多舛的人们寄予了无尽的怜悯和同情。他是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解放的热情支持者。《笔记》成集出版后,社会视它为“一部点燃火种的书。”

目 录

霍里和卡利内奇	(1)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12)
莓泉	(26)
县城的医生	(37)
独院小地主奥夫夏尼科夫	(46)
利哥夫	(63)
美人梅奇河的卡西扬	(74)
总管	(95)
事务所	(109)
孤狼	(128)
两地主	(137)
死	(146)
歌手	(158)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	(175)
约会	(191)
施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200)
白净草原	(224)

霍里和卡利内奇

对于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素质的显著差异，凡是从博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的人，大概都会惊讶不已的，奥廖尔的农人算不上高大，甚至还有点驼背，神色阴沉，总是皱着眉头看人，住在白杨木造的破旧棚屋里，服着劳役，他们不做生意，生活很艰苦，勉强维持温饱；而卡卢加的代役租农民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住的是用松木建的宽敞明亮的农舍，身材都很高大，脸色白净，眼神自由活泼；他们贩卖黄油和焦油，一到节日，总穿上长统靴。奥廖尔的村庄四周大都是耕地，但不知什么原因都变成了污泥地。除了几株随时准备“献身”的爆竹柳和二三株瘦白桦树之外，周围一俄里都看不见一棵树，屋子与屋子紧挨着，屋顶上盖着腐烂的麦秆……卡卢加的村庄却截然相反，周围大部分都是树林，整个村子屋子布局十分合理，疏朗而整齐，屋顶用木板覆盖，大门紧闭，后院篱笆整齐而不向外倾倒，以防过路的猪进入后院……在猎人的眼里，卡卢加省比较令人喜欢。在奥廖尔省，不出五年，最后一批森林和大面积的灌木丛林可能消失，沼地也见不到；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卡卢加省森林绵延数百俄里，沼地算起来也有好几十俄里，珍贵的松鸡还不时能碰到，温顺的大鹑还有惊慌的沙鸡突然跃入视野，这一切使猎人和狗大喜过望。

有一次我去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碰到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卢特金，便和他认识了。他对打猎很着迷，十分出色，他也有些弱点：比如，他曾向省里所有富豪的女儿求婚，但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便逢人就向他们诉说自己的悲痛，而对于小姐们的父母，他便奉送自己果园的酸桃和其他生果子；他把他那个老得掉牙的笑话讲了一遍又一遍，他觉得这个笑话很有意思，但却不会使任何人发笑；他十分赞赏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和小说《平娜》；他说话结巴，把自己的狗叫天文学家；他习惯把但是说成但系，他家

里采用法国式烹调,而这种烹调的关键在于,根据他厨子的理解,在改变每种食物的天然滋味;肉经过这样的高手的调弄带上了鱼味,鱼带上了蘑菇味,通心粉带有火药味;如果不切成菱形或梯形,胡萝卜决不会放入汤里。然而,除了这些屈指可数又无关紧要的缺点外,波卢特金先生如上所述还是一个出色的人儿。

同波卢特金认识的第二天,他便邀我去他家过夜。

“离我家差不多五俄里,”他说,“步行远了一点;让我们先去霍里家。”

“谁是霍里?”

“是我的佃农,……他家离这儿不远。”

于是,我们就去霍里家,霍里的庄园孤零零地矗立在林子中央一块清理过、耕作过的空地上。这个庄园有几间松木结构的屋子,用栅木相连,正屋前面有一间用细柱子支撑的茅屋。我们进去,看到一个二十出头,身材匀称的青年人。

“喂,费加,霍里在家吧?”波卢特金先生问。

“不在,他进城去了。”小伙子微笑着,露出两排好看的牙齿。
“要马车吗?”

“是的,老弟,我们需要马车。再顺便带点克瓦斯来。”

我们走进屋,用圆木叠成的干净的壁上,什么也没贴;在屋子角落里,在装有银质衣饰的沉甸甸的圣像前,亮着一盏神灯;菩担树木的桌子看上去才刮干净不久;圆木中间和窗子的侧框上,不见敏捷的茶婆虫钻来钻去,也少了沉思似的蟑螂。那青年人手脚很麻利,一会儿就回来,拿着一只装得满满的白色大杯子,一大块小麦面包和一打腌黄瓜的木钵。他把食物全部放在桌上,然后退了下去,身子靠在门边,不时笑着向我们这边望过来。我们正在吃点心,马车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我们走了出去,一个十五岁左右、卷头发、双颊微红的男孩正坐在车上跃跃欲试,但显然有些费力地勒住一匹健壮的花斑公马。旁边站着六个相貌相似、身材高大的精壮小伙子。“六个都是霍里的孩子!”波卢特金指了指对猎人说,“都是小霍里。”费佳接口道,他已跟在我们后面到了台阶上,

“还没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西多齐和他父亲一块儿上城去了……小心点，瓦夏。”他看着马夫接着说，“要迅速一点，送的可是老爷呢。当震动过于厉害时，要注意减速；不然，不但弄坏了车子，老爷也不高兴！”别的小霍里听了都微微一笑。“让天文学家上来！”波卢特金先生特别兴奋，费佳也十分得意，把那条“知识渊博”的狗举得高高的，把它放进车子底部，瓦夏松了松僵绳。我们的马车启动了。“这是我的临时事务所。”波卢特金先生指了指一所矮小，很不显眼的小房子，突然问我：“想不想过去看看？”“行啊！”“这事务所现在已撤消了，”他边说边爬下车来，“可还值得一看。”事务所有两个空房间。看守人是一个独眼的老头儿，从后院迎上来。“你好，米尼亚伊奇，”波卢特金先生向他打了个招呼，“有没有水？”独跟老头折身回去，一会儿便拿着一瓶水和两个空杯子出来，“请您尝一尝，”波卢特金对我说，“这是这里最好的泉水。”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时老头儿恭敬地向我们鞠了一个躬。“唔，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我的新朋友说。“在这事务所中，我把四俄亩林地卖给了商人阿利卢耶夫，而且卖了个好价钱。”我们重新回到马车上，半个钟头后，就到了领主邸宅的院子里。

“请问，”晚餐时我问波卢特金，“为什么您的霍里和其他佃农分开住呢？”

“噢，是这样的：他是一个精明的佃农，二十五年前，他的屋子被火烧得个净光。他便跑来求先父：‘尼古拉·库兹米奇，请您允许我搬到您林子的沼地上去吧。我将付高价的代役租给您，’‘你搬到沼地上有什么缘故吗？’‘我要这样：只要您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您只要不派活给我，要多少代役租，由您决定好了。’‘每年五十卢布！’‘行啊。’‘我可不准欠租的！’‘那当然，您放心……’就这样，他搬到了沼地上住，从那时起，人家就送他一个外号：霍里。

“那他后来发财了吗？”我问。

“当然了。他现在付我一百卢布代役租，我可能要加价。我三番五次对他说：‘赎了身吧，霍里！’‘可他挺精的，坚持说没钱，……我不相信。’”

次日，我们喝过茶，便出发打猎去了。经过村子时，波卢特金先生吩咐马车夫在一所破旧的农舍边停一停，大声叫道：“卡利内奇！”“马上就来，老爷，”院子里传来了回音，“我正穿鞋呢。”我们的车走得很慢；刚出村，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便赶上来，他看上去十分精悍，身材又高又瘦，脑袋很小。这便是卡利内奇，他那善良、黝黑、有几点麻斑的脸，使我一见就开始喜欢上他了。卡利内奇每天总是跟随主人左右陪他打猎，替他背猎袋，有时则背枪，替主人侦察鸟儿的方位，取水，采草莓，搭棚，跟在马车后面跑。缺了这个好助手，波卢特金先生简直是寸步难行。卡利内奇性情很温顺、很随和、乐观开朗，嘴里不时哼上几句，一双无忧无虑的眼睛不时向四处眺望。他说话带一点鼻音，微笑老是眯着淡蓝色眼睛，又下意识地摸那希少的胡子。他走路不快，但步子却迈得特别大，而且拄着一根细长的木棍。这一天他好几次和我谈话，伺候我时绝没有那种低三下四的态度，好像是朋友间的帮助一般，可照顾他主人时，却像照料小孩一样细致周全。正午，酷暑难挡，我们不得不四处找寻荫凉处时，他便轻车熟路地将我们引导到他的养蜂房处，那个养蜂房在森林深处。卡利内奇替我们打开一间挂有一束芳香的干草的小屋，叫我们躺在新鲜干草上休息一会儿，他则马不停蹄地戴上一只有网眼的罩子，取了刀子、罐子和燃着的木片，便去养蜂房为我们割蜂蜜。我们和着泉水，享受着那透明而温润的蜜汁，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中和树叶簌簌的絮语中进入了梦乡。——阵微风吹醒了我……我睁开了眼，便看见卡利内奇：他正坐在半开着门的槛上，用刀子认真地雕一把勺子。我入神般地欣赏着他那像夕暮的天空般柔和明朗的脸。波卢特金先生也醒了过来。但我们并没有马上爬起来，在漫长的奔波和酣畅的睡醒后在干草上一动不动地躺着，觉得十分惬意：全身舒坦而疲倦，脸上感觉轻微的热气，甘美的倦意使人闭上眼细细体味着这特别的感觉。终于，我们爬起来，去外边闲逛了一会儿，一直到傍晚。晚餐的时候，我把话题转到霍里和卡利内奇，“卡利内奇是一个善良、忠实的庄稼汉，”波卢特金对我说，“十分勤恳，肯卖力；但我老拖着，使他不能好好

干他的庄稼活。他每天陪我去打猎……怎么还有时间务农呢，您想。”我点点头，我们便睡觉了。

第三天，波卢特金先生为了和邻人皮丘科夫交涉；不得不进城一趟。邻人皮丘科夫耕了他的地，竟然还在这块耕地上把他的一个农妇给打了。我便一个人坐车去打猎，傍晚以前，顺便去霍里家转了转，在门口看到的一个秃头、矮身材、肩宽体壮的老头儿便是霍里本人。我好奇地打量着霍里。他的相貌与苏格拉底还挺像：高起的前额、眼睛很小、翻孔鼻子，苏格拉底也有这样的特征。我们一同进了屋。依旧是那个费加送上了牛奶和黑面包。霍里便坐在长凳上，慢慢抚摸着他那胡须，同我谈起话来。他似乎有一种自信和优越感，说话、做事都十分凝重，甚至有些慢慢吞吞，有时还在长长的口髭底下露出嘲讽似的微笑。

我同他说到播种、收获以及农家的生活等等，他只在一旁不住地点头微笑着，脸上保持着一种乐于倾听的神色；到后来，我反而有些不好意思，甚至对我所说的话的恰当与否产生了怀疑。……我们的谈话开始变得微妙起来。霍里说话时有些奥妙，不大能领会他的意思，大概是为了谨慎起见吧……以下便是我们谈话的一例：

“我问你，霍里，”我笑着对他说，“为什么你不向你的主人赎身呢？”

“我觉得还没这个必要，我很了解主人的为人，我的代役租总算能付得起……而且我们的主人很好。”

“可自由对一个人很重要，”我说。

霍里瞟了我一眼。“是的”他说。

“那你为何还不替自己赎身呢？”我不解地问。

霍里摇摇头，“老爷，你说我拿什么来赎身呢？”

“唉，老头儿……”

“霍里要做了自由人，”他压低了声音继续说，仿佛是自言自语，“凡是没有胡子的人都管得着我了，你应该知道其中的奥妙。”

“那么，你也可以剃掉胡子啊。”

“胡子又算什么呢？胡子与草没什么差别；要割掉也不是说不可以。”

“那还说什么呢？”

“也许霍里还不如去做商人；商人生活好过一点，而且也可以留胡子。”

“什么，你不是也在那里做生意吗？”我笑着问他。

“算什么生意，不过是做点黄油和焦油的小买卖……怎么样，老爷，现在需要准备马车吗？”

“这个人口风倒很紧，心里一定有盘算。”我这样想。

“不用了，”我说，“我现在不需要马车；明天我还希望在你庄园旁逛一逛，如果你不介意，我打算在你这儿住一晚。”

“求之不得，让我吩咐娘儿们立刻准备床铺，喂，娘儿们！”他站起来，喊道：“过来吧！……费加，你去叫她们，和她们一块儿去，娘儿们什么事都干不好。”

大约过了一刻钟，费佳提着灯笼把我送到干草屋去。我躺在芳香的干草上，狗温顺地在我脚边缩成一团；费佳对我道了声“晚安！”便呀的一声，关上了门。我很长一段时问睡不着，一头母牛来到门边，喷了两口气，声音很大；狗便发威似地向它狂吠；一头猪闷声闷气哼着，走过屋边；附近也搞不清是什么地方有一匹马咀嚼着干草，不时打着响鼻。……我终于感到倦意。

一大早，费佳把我叫醒了。我对这个愉快活泼的小伙子很有好感；而且，看得出，老霍也对他另眼相看。两人关系非常好，经常互相打趣。老头儿过来向我打招呼，不知是我在他家住了一宿的缘故，还是另有什么别的原因，霍里对我比昨天亲切多了。

“茶炊已准备好了，”他微笑着说，“我们一块儿去喝茶吧。”

两人在桌边坐下，一个健妇，大概是他其中的一个媳妇吧，拿过来一罐牛奶，他的全班儿子陆续进屋来。

“你可真是儿孙满堂、人丁兴旺啊！”我由衷地对老头说。

“嗯，”他轻轻咬下了一块糖，说，“他们对我和我老伴没什么可埋怨的。”

“他们和你都住在一起吗？”

“没错，他们自己愿意，那就住一块儿吧。”

“都娶媳妇了吗？”

“就这一个，臭小子，还没动静，”他指了指靠在门边的费佳，对我说，“瓦夏嘛，年纪还小，还早着呢不忙。”

“干嘛要娶亲？”费佳还振振有词，“这样不是挺好吗？我要老婆干嘛？是不是要她来和我吵架？”

“嘿，你这鬼东西，……你肚子里想什么我还能不知道！你戴着银戒指……只想整天同老爷家的丫头们鬼混。……‘得了吧，没脸没皮的！’我哪能看不出，你这懒虫！”

“你说说看，老婆有什么好处？”

“老婆是劳力，”霍里一本正经地说，“老婆是庄稼汉的佣人，有老婆很多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要劳力有什么用？”

“不用说了，你是想不劳而获，你们这班人的心事都瞒不过我。”

“那好，行行行！你现在就给我娶媳妇吧。咦，怎么了！刚才还道理一大堆，现在怎么不开口了？”

“唉，得了吧，你这鬼精灵。你看，我们把老爷都吵得心烦意乱的。娶亲的事我当然会办妥的，你不必担心……老爷，你别生气。孩子还小，不懂规矩。”

费佳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霍里在家吗？”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卡利内奇进了屋，手里握着一束野草莓，这是他专门带给好友霍里的。老头儿乐呵呵地迎接他。我惊讶地望着卡利内奇，我没料到农民之间也存在这种“温情”。

这一天，我依旧外出打猎，但比平常晚了大概四个钟头；以后的三天，我都一直住霍里家，两个新认识的朋友引起了我的兴趣，也不知道我靠什么竟取得他们的信任，大家在一起谈话无拘无束、十分随意。我饶有兴趣地听着他们的谈话，观察他们。这两个朋友差异极大，霍里是一个有所作为又非常实际的人，有办事的头

脑，是纯理性的人，是一个实干家；而卡利内奇和他正好相反，是理想型人物，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富有热情，想像力极为丰富的人物。霍里注重现实，所以他攒钱，努力和主人和其他有权有势的人搞好关系；卡利内奇则穿树皮鞋，缺衣少食，日子过得很艰辛。霍里赫然是一个人丁兴旺、和睦顺从的大家庭的家长；卡利内奇虽然有过老婆，但他怕她，也一直没有儿子。霍里对波卢特金先生的为人看得很清楚，而卡利内奇则相当崇拜他的主人。霍里非常喜欢卡利内奇，常常帮助他；卡利内奇爱霍里，而且十分尊敬他。霍里沉默寡言，一脸和气其实精明得很。卡利内奇热情洋溢，但并不像厂里那些工人那样尖嘴利舌……但卡利内奇却有种种本事，霍里对此也不得不承认；比如：他一念咒语，就能止血、镇惊、愈风，他又能除虫害；他养蜜蜂总是成功，他的手是吉利的。霍里当着我的面要他把刚买的马牵进马厩去，卡利内奇一心一意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卡利内奇是自然的儿子，而霍里则更懂得人情世故。卡利内奇自命不凡，甚至有些玩世不恭，霍里则不大爱讨论，不轻信。霍里见多识广，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从他的叙述中，我知道每年夏天割草之前，一定会有一辆特殊样式的小马车在各个村庄之间转，马车上有一个套长外衣的人，在卖大镰刀。如用现金买，每把收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至一个半卢布的纸币；如果是赊账，便收三卢布纸币和一个银卢布。当然，基本上所有的农人都向他赊账，过了两三个星期，这个人又来了，当然是来收账了。农人刚收获割燕麦，所以拿得出钱；农人和这商人到酒店去，便在那里付清账款。有些地主想钻空子，用现钱购进镰刀然后用同样的价格赊售给农人；谁知道农人们对此非常不满意，甚至有些垂头丧气，因为他们本来可以一本正经地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音质，把它拿在手里反复地看，一次又一次地问那狡猾的贩子，“喂，小伙子，这镰刀好像有些问题。”——而向地主购买便没了这种兴趣，在买小镰刀时，也要同样的把戏，不同的是，那时，还有婆娘们混在中间，为了顾及她们的好处，有时弄得贩子也束手无策、连声叫苦。不得不把她们撵开，但最令婆娘感到委屈的是在那种场合，造纸厂的原

料采办人委托一个特别的人去收购破布,在某些县,这种人被叫做“鹰”,这种“鹰”从商人手里拿过二百卢布左右的纸币,便出门四处找。但与“鹰”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同,他们并非毫不畏惧,公然地袭击,相反,这种“鹰”常常施展他们的狡诈和奸计,诱人上当。他常把他的车停在村庄边上的丛林里,自己呢,则走到人家的后院或后门,装作好像是过路人或只是一个闲散的人,而婆娘们却能嗅到气味,猜测到他们的身分,便悄悄出去同他碰头,神不知、鬼不觉,交易就完成了。婆娘为了几个铜币,不但把一切无用的废布卖了,有时甚至连丈夫的衬衫、自己的裙子也一块儿卖给他了。近来,婆娘们更体会到偷自己家里的东西更有利可图,甚至把家里的大麻纤维,特别是大麻雄料也偷出来卖掉。这样一来,“鹰”的业务有了很大的拓展和改进。但农民们也警觉了,稍微有点动静,或略有一点可疑,或听到“鹰”来到的风声,便当机立断,做好了预防。实际上,这不算是丢人的事吗?卖大麻纤维是男人干的事,——而且无可否认,男人确实在卖它,——不去城里卖,而是卖给外来小贩,这些小贩不带秤,便自行规定四十把为一普特,——可你们可曾知道,俄罗斯人的手掌有多大,怎么才算一把,尤其在他“卖力”时!——这种故事,对我这个涉世不深,对乡村生活还不大熟悉的人来讲,我着实听进去了不少。但霍里不单是自己讲,同时他也问了我好多问题,他一听说我去过外国,好奇心顿生……卡利内奇和他也不分上下。但卡利内奇关心的是关于自然、山、瀑布,特别的建筑物、大都市的描述,而霍里就不同了,他想了解的是行政和国家的问题。他总是慢条斯理的问:“他们那儿也和我们这儿一样么?还是有什么区别?……喂老爷,到底是怎样的?……”“啊,哦,我的老天,天底下想不到还有这种事!”我叙述时,卡利内奇总是发出孩子一样的惊叹;霍里则总是静静地听,锁着眉,沉思一样,只是偶尔插一句“这在我们这里行不通,这倒不错,——这有道理。”我不可能把他的一切问话都原原本本讲给你们听,况且也无此必要;但从我们的交谈中,我获得了一个信念,这恐怕是出乎读者意料的。这便是:彼得大帝从本质上讲是正宗的俄罗斯人,这一点正是从他的改

革中得以最好的体现。俄罗斯对自己的力量和坚毅精神充满自信,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他极少留恋过去,而是永往直前,只要是好的、合理的,他来者不拒,而从不考虑它的出处。他健全的思想总是嘲讽德国人那枯燥无味的理性;但霍里认为,德国人是充满好奇心的小民族,他准备向他们赐教。霍里因为他特殊的地位和事实上的独立性,和我讲了许多农人从来不敢讲的许多话。他对自己的地位看得很清楚。在和霍里的谈话中我第一次领略了俄罗斯农民的质朴和聪明的谈吐。他的知识对于他的身份而言,已相当广阔的了。但他却是文盲;卡利内奇却识字。“这个吊儿郎当的人居然识字。”霍里有些嘲讽地说,“他养蜜蜂也相当顺利,从来不会大批死去。”“你让孩子上学了吗?”霍里好久没说话,最后才说:“费佳识的”“那另外的呢?”“别的都不识。”“那是为什么?”我不解地问。老头儿没回答便把话题岔开去了。然而,无论他如何精明,不可避免地有好多执拗和偏见。例如,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女人,在心情愉快时便常戏弄挖苦她们。他的妻子是个特别烦人的老太婆,整天呆在炕上发牢骚骂人;儿子们对她爱理不理,但她却使媳妇们敬若天神。难怪俄罗斯的小曲婆婆这样唱:“你如何当我儿子,你如何当家!你不打老婆,你不打新妇……”我有一次想为媳妇们求情,试图唤起霍里的同情心;但他却反驳道:“你何苦自降身份管这档事呢,——让娘儿们去吵嘴吧……随她们去吧,这些人是自轻自贱,用不着自寻烦恼。”有时凶神恶煞似的老太婆跳下炕,从穿堂里唤出看家狗,大喊:“过来,过来,狗儿!”便用拨火棍狠狠砸狗瘦瘦的脊背;或站在屋檐下对所有的过路人——按霍里的叫法——“骂街”但她是怕她的丈夫,只要他一声喝斥,她就软了下来不敢反抗,温顺地回到自己炕上。然而,特别有意思的是,听卡利内奇和霍里关于波卢特金先生的争论。“喂,霍里,在当着我的面,不要谈论他。”卡利内奇说。“那他干嘛不给你做双靴子穿?”另一个反驳。“嗨,靴子!我要靴子干什么?我可是个庄稼汉……”“对啊,我也是庄稼汉,可你看……”霍里抬起脚来,向卡利内奇展示他那双仿佛是犴犴皮制的靴子。“唉,你怎么能和我们比呢!”卡利内

奇答道，“那么，好歹总得给你买树皮鞋的钱吧，你整天陪他去打猎；一天要一双树皮鞋吧。”“他给我鞋钱了。”“是的，去年赏了你一个十戈比的银币。”卡利内奇仿佛触到了痛处，懊丧地扭过头去，而霍里则大为得意，放声大笑起来。

卡利内奇歌唱得很好，还弹了一会三弦琴。霍里在一边认真地听着，忽然一歪头，他那悲凉慷慨的歌声从他嘴里发了出来，他特别钟爱那首《我的命运啊，命运》，费佳总是不放过取笑父亲的机会，“老人家，你怎么一下子伤悲起来了？”霍里只是双手托着腮帮子，闭着眼睛，丝毫没理睬儿子的嘲笑，依然自个儿说着他自己的命运……可在另外时候，他比任何人都勤劳：他整天忙着——修马车呀，支撑栅栏，检察挽具，不过他不太注意保持干净，有一次我向他特别指出来，他不以为然地说：“屋子是应该有人气的。”

“你看，”我打趣道，“卡利内奇的蜂房也比你这屋干净。”

“蜂房如果不干净的话，蜜蜂就不愿意呆，老爷。”他用无奈的口气对我说。

“请问，”又有一次他问我，“你拥有世袭领地吗？”“有的。”“离这儿多远？”“大约有一百俄里左右。”“那么，老爷，你常住在自己的世袭领地吗？”“当然。”“大概还是出外打猎的时间多吧？”“我承认。”“那太好了，老爷；你就打打松鸡，不过，领班不时得换。”

在第四天傍晚，波卢特金先生派人来接我。我和老头儿告别，两人都恋恋不舍，我对他说：“和你度过的几天将成为我美好的回忆”他说，“愿上帝保佑你。”我便这样和老头儿分别，和卡利内奇一同坐上马车，“再见了，霍里，愿上天赐予你健康”，我说，“再见，费佳。”“再见，老爷，希望我们能再次相见。”我们动身了。晚霞发出灿烂的光彩。“明天定是好天气，”我望着明朗的天空愉快地说，“不，要下雨了，”卡利内奇反驳我，“因为那边鸭子正在泼水，而且草的气味特别浓。”我们的车缓缓驶进了林子。卡利内奇端坐在驾车台上，身体微微颤动着，嘴里轻哼着歌，在晚霞的余辉中，这一切令我陶醉……

第五天，我告别了好客的波卢特金先生，重新踏上我的旅途。